

爱情小说经典系列



豪门秘史

岑凯伦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豪门秘史

(香港)岑凯伦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大富大贵之家，风光背后。蕴藏多少辛酸，相信很多人也想知道，而这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是是非非，外间人所知的，只是皮毛。豪门秘史，将会为你抽丝剥茧，推开富豪的大门，让你一窥全窺——

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故事，一个关于豪门的故事。

一个阴谋层出不穷，人性翻覆无常的故事。

我会告诉你们，我如何沁入豪门，有如液体渗入缝隙，有如气体挤进真空。

我是水，我是气。我是狼。我是淑女，我是荡妇。我是弄权的政治家，也是仗义的豪放女。我是众人的主谋，我也是救命的恩人。

我是世界上的一切一切。要在豪门立足，必须善变，我等于世界上的一切一切。

我的名字叫尹小玲。

当然，那只是我进豪门之前的名字。

遇上那个男人，是个天气霉暗的下午。从厂房里出来，工友们都垂头丧气。

为了生意不景，工厂宣布结束。个个人都发了遣散费，手里剩着这一点钱，都为了未来失业的日子而担忧，世界好像在这一个灰暗的下午崩塌下来似的。

我跟几个同厂的姐妹步出厂门，还未穿过马路，已经有一个男人迎面向我走来。

他披了件黑色的雨衣，直冲向我而来，把我吓了一跳。看他一眼，是个中年男人，双眉又粗以浓，声音低沉：

“你跟我来。你叫尹小玲，是不是？”

我顿时讶然。这个男人我从未谋过面，他竟直呼我的名字！

“什么？”我屏息。

“你失业了，你工作的工厂倒闭了，”他说：“你拿了几个月的薪水，解决不了问题。你家里，父亲风湿，母亲哮喘，你这一失业，收入成问题。你爸与你娘身上拖着那种病，是捱不住的。”

我简直目瞪口呆！

这个男人竟能将我一切全翻出来，这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！

“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调查我？”我极力平静，佯装镇定，连声问。

“你过来，”他把头一挥，“到那边去谈几句。”

我立即止步。也许他看出我眼中的惶惶，摇摇头，一笑。

“不用担心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我做不出什么坏事来的。”他说：“况且，我是一个有正当职务的人。”

“有话现在说。”

“不行。”他低声说：“我给你一份工作。收入可比现在好得多，而且，大有前途。”

我立即联想到，他必是那种不正经的男人。拖女孩子入火坑的那种男人。

“我没有兴趣。”我马上说。

他也许看出我的直觉，迅速说：“我不是找你去做舞女。酒女，当然，更不是叫你做妓女。”

“做什么？”

“女佣。”

我立即转身，准备走开。就在这一刹，他猝然在我身后说：

“月薪伍仟元的女佣。”

伍仟元？我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！这是一个高级女秘书的薪水！

“你家里需要钱用。你爸要看医生。不然风湿的骨头，会痛得如针刺穿心。”他淡淡说：“你娘哮喘一起，你要买喷药喷喉咙。这份工完了，手里遣散费，能支持多久？”

他简直是我肚子里的蛔虫！

我回过身来，莫名其妙地呆望住他。他唇角一笑，把头一掉。

“到那边车子去。”他抬头望天说：“上车子里谈。天色昏暗，好象要下雨了。”

我向他身后一看，只见横路上停着一架车子。闪闪亮的车身，光滑如镜！

我远远看见车头前面有个女神好象有飞翔的姿势，这是一架市面最昂贵的车子！

我一生当然无法有资格坐这种车子，但是我却认识车头那个女人模型像！这是有钱人的汽车！

讶然地，我又看那男人两眼。

“上车吧。”他说：“在这里谈天不安全。”

一阵凉风吹过，头顶果然落下几滴雨点。我望他身后的车子两眼，又狐疑地看着他。

“你放心，只是谈谈，”他完全猜透我心事似的，我未作一声前，他又开口：“好吧，我把车匙交给你。放心了吧？我不可能把车子载走你吧？”

“铮铮”一声，他已经把他手上的一串锁匙扔到我手中。

“来吧。”他向车边走，“我们在车内谈五分钟！五分钟后，把车匙还我，你下车走，我开车走。”

断命的天，雨点越下越大。

他急走到车子边，打开车门。

“快点啊！”他向我大叫：“雨来了！”

于是不加思索，跳上车子，坐进车厢。

车厢里一阵皮革的香气，这车子内的座椅，大概全是真皮吧？

他把车门掩上，倾盆的大雨已经“哗啦啦”地下个不停。

我睁大眼牢看住他，光影从车窗的玻璃直透在他脸上，水影在恍惚。

他一刻不停地牢瞪我，好象在人神地观察某种试验品一般！

我一生从未经过这样的遭遇，心中暗惊。他要什么？他是什人？他怀着的是什么念头？

“在厂里，你捱不出头的。这间厂关了，你捱另一间，捱来捱去，还是一个女工。”他跟我说：“你这么年轻，要捱好多年，才有机会嫁个老公。嫁什么老公？也是个男工，或者是工头，有什么出息？将来欠肚子，拖孩子上街市，你一生完了。”

“先生！你说跟我谈五分钟！”我打断他的话：“你一直在说什么废话？”

“哟？”他一呆，然后呵呵一笑：“好，好！有性格！你有份量。”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

“好，废话少说。”他于是直接地说：“你失业了，我介绍你一份工作，有户人家在请女佣，我要你去应征。”

“我是做工友的，我不做待婢。”

“这份工作，月薪伍仟。”他将嘴一抿：“你念过中学，想赚这样的月薪，除非去做吧女！”

“先生！你是什么人？”我震惊。

“你迟早会知道！”

“你调查我有多久了？为了什么？原因何在？”我一声连一声，急促地问。

倾盆大雨落在车顶上，发出“哗啦啦”的声响，我倒吸一口气，直觉自己有如在看一部悬疑的侦探电影。

“听住”。他用低沉雄厚，却十分清晰的嗓音说：“有一家大户人家，在请一个女佣，你明天一早就去，到了那儿，去见那边的女管家，叫洪小姐。”

“为什么……”

“找到洪小姐，你一切会顺利的。”他简短地说：“我自会安排一切，你一定会得到这一份工作，在那儿做上一段短时期，你自然会明白，我没有教错你。也许有一天——你会谢我。我是你救命恩人。”

“我要你告诉我！你是什么人！你叫什么？为什么要调查我？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应征这一份工作？……”

“五分钟到了。”他一看手表：“我不妨碍你。下车吧。对了，这是地址。”他一摸大衣口袋，交给我一张咭片。

咭片上是用打字机打下的地址，上面没有名字，也没有电话。

相信是他特地预先打好的。

“总看得懂这两个英文字吧？”他挑起眉尖，用中文叙述一次：“豪湾八十八号。”

然后，他看看我，见到我没有反应，于是问：

“从来未听过这地址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坐的士来，司机一定知道。”他说：“上午来，十点之后，正午之前。好了，不多费你的时间了，下车吧。”

我把咭片往袋中一放，打开车门。

车门外是倾盆大雨，他伸手拖住我。

“这里！把伞拿去。”他自车厢内取出一把雨伞，交到我手上说：“明天去的时候，别把伞拿去。好象你这样的女孩子是买不起这种雨伞的。”

我低头看看手中的雨伞，大概是什么外国名牌子吧？也许要好几百元的那种吧？

“雨伞怎么还你？”我于是问。

“放心好了，我们自有见面的一天。”他淡淡一笑。

当他笑的时候，笑意中含的某一种密谋令我不寒而悚！

我跳下车子，撑开雨伞，穿进雨幕中。

我有那种感觉，他的一双敏锐的目光，正穿过车厢，在雨幕里向我注视……

我把那张咭片藏在被溅湿的外衣衣袋内，根本没有再去看它一眼。

我根本不想去见那份工作，那个男人令我心中害怕。

晚上，我一句话也没有多说，吃晚饭时，爸低声呻吟，天一下雨，他的膝盖、足踝象有尖针在刺戮。

吃好饭，妈边拾碗筷，边在爸背后向我打眼色。

接着她说：“你进厨房来，小玲，帮我洗碗。”

我很诧异，妈是从来不需要我帮洗碗的。我跟随她绕到屋后的厨房，放下碗碟，她扭开水龙头。

在水声潺潺中，她悄声问：

“工厂倒闭了，是不是？你老实说！”

我倒吸一口气！本来我是打算暂且瞒着，瞒上一、两星期再说，我不想他们担心。

如此一来，瞞也无用。我悄声问：“爸知道没有？”

“这种天气，他风湿痛，我没敢说。”她低声。

按上水喉，她呆木地静止一会。

“拿了多少钱？”

“三个月。”

“就靠这两、三个月找事情吧。”她开始洗碗：“我在想……反正转工，不要做工厂了。”

“不做工厂，做什么？”

“煌叔女儿说去做钟点女佣，每天做两三份，每份两三个钟头，每个月进账也不错了。”

“我会另找工作的。找的工，薪水一定要比现在多。”我毅然说：“不会叫您们再捱苦。”

“开玩笑，说梦话。”妈摇头叹气：“找到份工，不失业已经很好了。”

“我找得到，我自然找得到，”顿了顿，我说“我一定找得到。”

我决定去应征那份工作。我决定不问底细，去了再说。

第二天，仍然下雨。

我不敢撑那把名贵雨伞去，拿了把缩骨伞，想去搭电车或巴士。

巴士站司机说：“这地址，只有叫辆的士去，巴士都不到，别说电车了。”

于是我找了架的士，车子在大雨中迅速向前，越驰越快，越驰越远。

看见车子已驰出市区，驰向郊外，心中不由大惊。

这是什么玩笑？这样遥远的路程，这一笔的士费还得了。

车子沿着临海的山路左弯右绕，看着车前的收费表的数目

一直向上跳，只觉心惊肉跳。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到了没有？怎么会这样远？”我向前面的司机高呼。

“豪湾八十八号，你都不知道？”司机问我说：“要绕过整个海湾才到！快到了，看见前面的私家路没有？”

我向前一望，雨幕中隐隐约约出现一条私家路。这条路自下向上，弯曲倾斜，原来屋子是建在山坡上的！

“那是洗公馆！”司机在倒后视镜内瞥视我：“你去做什么？”

“去应征。”

“应征什么？”

“当女佣。”

“这还差不多。我知道你绝对不是住在这屋子里的人。”车子向斜路上飞驰：洗公馆里住的，不会是你这样的人。”

我有点忐忑不安。正想追问，车子已从浓荫密布的路面，直驰到山坡顶。

我的视线向前一望，斗然屏息！

一道巨型的雕花铁门挡在路前，透过缝隙我见到里面一大片的园子。

园地尽头，是一幢隐隐约约在雨幕中浮现的巨宅！雨幕忽淡忽浓，那幢巨宅，忽隐忽现！

我从未见过如此巨大雄伟的屋子，它静伏在远处，有如一头沉睡着的巨兽！

狂雨中，天色越来越暗。司机将车子停下，跟我说：“豪湾八十八号，洗礼常的公馆。”

“洗礼常？……洗礼常是谁？”我摸不着头脑，边摸口袋内的钞票，边问。

“住得起这样屋子的，会是什么人？”司机看看“咪表”，向我伸手：“九十八元正！”

我真是傻掉了，这是一笔巨资！

取出一张壹佰元钞票，司机一收，双手不再移动。

“我的两元呢？”我问，向他伸手。

“坐车到八十八号？还要我找两元？”司机几乎狂笑。

“我是来应征做女佣的，工还未见成哩。司机先生。”我说。

那个司机随把听两元硬币，狠狠地直摔到我面前来！我一手接过，推开车门，撑开雨伞下了车！

“轰”地一声，车子开走。我仿佛见到司机坐在车厢里面向我咒诅的嘴巴。

车子直飞出去时，车轮后溅起一阵水花，将我脚上的鞋子喷上了一层泥浆！我想向司机狂骂，那架“的士”早已在狂雨中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走到铁门边，我按了铃，才将门铃一按，大铁门旁已有个传话筒，响起声音：“什么人？”

是个女人声音，我连忙向着对讲机报告：“我姓尹，是来见洪女士。”

“等一等。”接着对话机里就无声了。

躲在雨伞下，站在大雨里很久很久，园子里才响起脚步声。脚步溅着水，察察地发响。

接着大铁门启开，开的是大铁门边的一小道侧门。一个穿着雨衣的女佣，在门里望住我。

“是尹小玲么？”她问：

“是，洪女士，我来见工。”我一边身子已被雨水溅得湿透，只觉得全身发抖。是冷还是紧张？我分不出来。

“我不是洪女士。我是阿二，是女工人。洪女士是我上司，是这里的管家。”她拉开边门：“请进吧，小玲。”

我踏进大铁门边的小横门去，大概这道小门只是给下人们进出的。一进铁门，我抬头一望，只见灰色的雨幕中，那间巨宅迷迷蒙蒙，如烟如雾，如幻如真。我从未见过如此豪华和具有气势的建筑，顿时屏息。

“听说这是洗礼常先生的府邸，他一个人住？”边跟着阿二向屋子走，我边问：“这间屋子比酒店都要大，”

“不是洗老爷一个人住。是洗家有好些人，你知道么？”

我当然不知道，什么洗礼常，我根本从未听过这个人的名字。

穿过大园子，我们走上大理石的平台。雨水溅在雪白的大理石平台上，地面亮得象镜子。

才踏上平台，阿二正要带我入屋，突然间，我发现一个女人影子站在屋前的落地玻璃门内。她全身笔直，双臂交叉在胸前，一双眼睛向我虎虎眈视，我吓了一跳，忙止步。

“你脱下鞋子！”那女人头顶梳了一个髻子大概是用劲束在脑顶的，令她的双眼向额顶直吊，看来好象京剧舞台上的花旦。

她的表情严峻，双眼盯在我的鞋子上。

“你的鞋了全是泥！脱下了才进屋！别踩脏屋里的地毯！”她的声音里带着命令。

她的嘴脸好象女主人，于是我说：“我来见洪女士。”

“我就是洪女士。你来见工，脱下鞋，跟我来。”眉梢向我一飘，她仰起脸。

我只得把脚上的鞋子脱去，阿二收了雨伞，洪女士这才让我入客厅。

天际响着闷雷，客厅内阴暗。洪女士亮了大厅的灯，转过身来看我，当她打量我时，我也打量她。她大约四十多五十了吧？衣着端庄名贵。一望她的那张脸，就知道她是个不好惹的女人，也许很有学问。她同时也打量我，一双眼睛盯住我脸孔，看我的轮廓，然后，视线下去，看我的体态。

“阿二！你站在这儿做什么？走开！”她突然呼叫一声。

女佣吓了一跳，匆匆退进屋内。洪女士向我一点头，在客厅坐下。我以为她既然坐下，我也就想要在她对面坐下，谁知她扬声就说：

“你站着！下人不准坐在客厅！”

我慌忙站着身子。她于是点点头，唇边竟展出一丝笑容。

“可以，尹小玲，今后我叫你阿玲，明天来上工。住在这儿吃在这儿，一星期放假一天，嗯。”她立即说。

“就这样……决定了？”我莫名其妙：“我要做些什么？我的月薪多少？”

“这里需要一个服侍冼老爷的女佣，由我接见所有来应征的，条件我订，薪酬由我作主。”她把头一点：“尹小玲你获选了，月薪不是已跟人议过了么？伍仟元一个月。”

真的伍仟！这是件不能置信的事情！能得伍仟元一个月的月薪，脑了内已在动脑筋，替爸和妈先搬间大点的屋子，再领爸去医治风湿病。

“不准对任何人说起你得的薪金数目！”洪女士马上说：“只有你与我知道！”

这么高的薪酬，她要我做些什么？我心中不免引起狐疑。但是转念一想，伍仟月薪，叫我爬地喂猪，我都会肯！管它！做了再说。

“明天上工。”我立即说。

“很好。”她一笑：“带些日用品来就行了。反正你要穿制服，你做什么工作，来了再告诉你。好了，你穿上鞋子撑起雨伞走吧。明天早上见。”

我点头。

“明早八点到！我带你去见老爷。”她最后说。

我只带了一个小小旅行袋，放了些日用品与内衣裤，就往洗公馆上工去，就这样进了这“豪湾八十八”号。

第二天，仍是微雨，这屋子好象是真空的，自始至终见不到人。

洪女士戴了一双珍珠耳环，胸前有串珍珠项链。她带我走上二楼。当她走动时，珍珠链子在她胸前铮铮磨擦作响。

上了二楼，在一个房间前停住。洪女士用手在门上叩了两下。里面没有声响，她就开门推开了。

房内漆黑，大鹅绒窗幔低垂。床头有一盏水晶灯，在散发暗淡而微弱的亮光。

我一眼见到大床上的一个老头子，全白的头发，干瘪的脸，他靠在巨枕上，一双枯柴般的手平摊在被褥前。这个老人象是干尸！有如病人膏肓，奄奄一息！

“老爷！老爷！”洪女士的声音突然变得柔和无比，她蹑足上前，走到床边。

那个老人唇角一动，眼皮轻跳。然后，他勉强睁开眼睛。

“我接见了三十多个来应征的，终于挑好了服侍您的！”洪女士俯身在他耳畔说：“她叫阿玲。”

边说，洪女士边回过头来，向我打一眼色，示意我上前。

我走到床边，隐隐约约闻到一阵药味，不知是盘尼西林，还

是什么针药，气息跟医院里的一样。

“阿玲！叫洗老爷！”洪女士吩咐。

“洗老爷……”

那个干瘪的老头子听到我的唤声，睁眼向我上望。

突然之间，他有如打了一支强心针，双眼猛睁，整个人从枕上支撑起来。

“菊菊！菊菊！”他惊愕莫名，喜悦中带着意外：“王菊菊！是你！”

我被吓了一跳，几乎震退下来，但是他的手已牢牢地拖住我的手。

被他的手一触，我全身发寒！好象棺材内僵尸的枯骨！这一双无肉的手，抓得我如此紧，牢牢不放，使我联想起恐怖片中那些掳人而噬的活僵尸。

“洗老爷！我不是王菊菊！”我连忙挣扎，将手从他的手中抽开。

“阿玲！你少说话！”洪女士面色一沉，向我挑起眉角。

跟着，她转脸向着洗老爷，完全是另一副面色，一堆笑脸，声柔如丝：

“由今天起，阿玲只服侍您一个，老爷，有什么吩咐，只要跟她讲，嘎，……”

“菊菊…菊…菊…”老头子好象泄了气的皮球，向枕上一倒，嘴内不断地嚷：“王菊菊…王菊菊……”

“你睡一会，”洪女士似在哄骗婴儿“你见过阿玲一定满意。你叫她下楼去更衣，穿上制服，她就是我们洗家的女佣了，专服侍您一个，老爷。”

“菊菊…菊菊……”仍然是老头子的低喃声。

把一切看在眼内，背脊上发麻！这个老头子，是个疯子？是病得傻了？不定老得呆了？真是恐怖！

洪女士替老头子盖好被，用眉尖向我一挑。

“跟我下楼。”她说：“我带你到下房去。”

于是我跟她走出这间阴暗的寝室，在掩上门前，我仍隐隐约约地听到门背低喃的声音：“菊菊……菊菊……”

这间屋子有多大？我实在无法估计。下了楼，七转八弯，我才到佣人住的下房。下房在后面的另一角，一列房子，好象宿舍一样。

洪女士带我到其中一间房门前，开了门。

我四面一看，简单，却十分干净。窗子外是园地，雨仍然不停地自天而降。

“这里有一个铃”第一件事，洪女士指着墙上的一个小钟说：“这个铃一响，你马上要跑上楼，一定要跑得最快，铃一响，老爷一定有急事。知道吗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柜里有你的衣服，白衣，黑裤。”她向衣柜一指：“中你的尺码，马上换上。”她又说：“下人都在后面的厨房里吃饭。我不喜欢下人们跟下人们多说话，明白么？少说话，多做事！你多吃饭，可以！多说话，不可以知道么？”

“你照顾老爷三餐，三餐我全会弄好，你端上楼去就行了。”最后洪女士说：“其他要做什么，我自然会另外一一吩咐你。明白吗？”

“在大富人家做女佣，就是少说话，服从命令！少发问！”洪女士走到门边：“更衣吧！更好衣，才象一个女佣！”

“是。”我又应，我变得十分服从了。